

敬一丹：在字里行间回望

本报记者 宋燕

8月19日，敬一丹新书《那年那信》分享会在上海书展举行，今年63岁的敬一丹短发、黑裙，依然干练、精神。活动现场座无虚席，敬一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，为在场读者带来了关于《那年那信》的精彩分享。

敬一丹说，这是她第三次来上海书展了，三次带来了三本书，2015年的《我遇到你》，2017年的《我末代工农兵学员》，还有，就是今年的《那年那信》。

2015年，敬一丹以一部《我遇到你》为职业生涯做了一个小结，书中回顾她在央视27年的心路历程，引起广泛关注。三年之后，2018年7月，其新作《那年那信》由磨铁图书倾力推出。这部作品跨越68年时光，浓缩1700封珍藏家书，存留了五代人的痕迹，是一部“家世”式的成长记录。

全书共30个篇章，敬一丹以“信中信”的方式与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后代交流，引出信的故事。从1950年的情书，到2018年的“微信控”，不同年代的气息渗透其中。在敬一丹看来，这些信里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，代代都有故事，家家都有故事，千家万户的故事就像一块块小拼图，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。

敬一丹生于1955年，父母从事法律工作，父母的爱情和人生追求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。敬一丹小时候就发现，家里床下有个木箱子，里边放着妈妈爸爸的信。这种留存习惯影响了子女后代。年深日久，家里的信也越来越多，近年整理时已有1700封。对比网络覆盖、即时通讯的现代，那邮筒上绿色的记忆，那手写的、跋山涉水历经寒暑保留下来的信件，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纪念，更是一种在字里行间、岁月更迭中的回望。正如敬一丹所说，“回望，连接着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”

这是一部关于家、关于记忆、关于回望的作品，在行文之中，敬一丹保持着一个媒体人冷静客观的风格。她说：“记忆是一个人的本能，记录是媒体人的自觉，而纪念体现了代际的传承。”敬一丹以平实、沉静的文字，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。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，让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别人的记忆，不同的人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不同心境和心得。

读者翻开《那年那信》，会发现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，书中38幅插图清新传神，描绘出生动情景。插图作者李小梅，与敬一丹是同龄同学同宿舍，两人的默契体现在文图之间。

《那年那信》通过一个个细节让人感受到家教家风的传承。一部好的作品就是这样，有人从中看到了历史，有人从中看到了将来，有人从中看到了温情悲喜，有人从中看到了家教家风传承。就如敬一丹父母所说“我们想象，面对这些信，年长的读者会觉得熟悉，儿女的同龄人会有共鸣。年轻人呢？如果他们能从中看到一代一代的来路，我们就很欣慰了。”



作家简介

敬一丹

1955年生于哈尔滨；小学就读于哈尔滨市文昌、国庆小学；中学就读于哈尔滨市第四十四中学；在小兴安岭清河林区度过四年半知青生活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；毕业后任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；在北京广播学院获硕士学位并留校；1988年进入中央电视台。

三次获主持人金话筒奖；主持《感动中国》16年；主持《焦点访谈》20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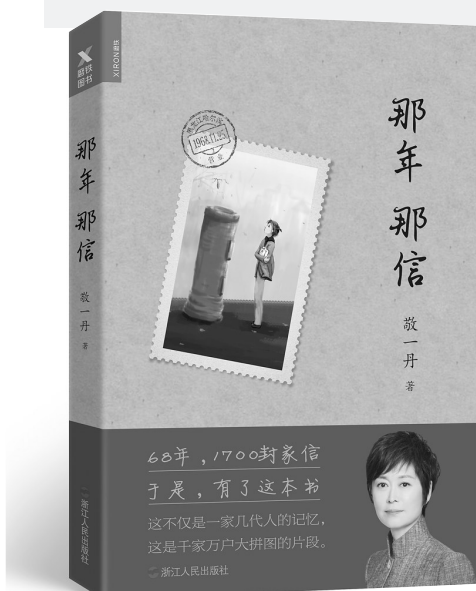
著有《我遇到你》《我末代工农兵学员》《那年那信》等。

图书简介

《那年那信》

继《我遇到你》出版三年之后，敬一丹推出全新作品《那年那信》。这部作品跨越68年时光，浓缩1700封珍藏家书，存留了五代人的痕迹，是一部“家世”式的成长记录。

全书共30个篇章，敬一丹以“信中信”的方式与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后代交流，引出信的故事。从1950年的情书，到2018年的“微信控”，不同年代的气息渗透其中。在敬一丹看来，这些信里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，代代都有故事，家家都有故事，千家万户的故事就像一块块小拼图，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。

1700封家书
承载了68年的时光

记者：是怎样的机缘使您整理家里的信件，写了这本书？

敬一丹：在我家里床底的小箱子里放了许多家人写的信，近年整理起来竟有1700封。当我妈开始怀旧的时候整理这些信，出了一本家人自己看的书，我们起名为《我爱我家》。当我看到这些信的时候，我跟我妈说太有价值了，后来慢慢有了一种念头，想与更多的人分享。我妈说这是咱们家的事，咱们自己家人看吧。

我年龄大了，越来越怀旧，再看这些信的时候，我觉得它们的价值不仅仅是在我们家。世间图景不就是一家一家的故事拼成的吗？谁家都有故事，不过我们家的故事很幸运留了下来。这得感谢我爸和我妈，我妈特别喜欢留纪念物，我爸的记忆力特别好。记忆与记录给了我们纪念，记忆是本能，记录是自觉。

记者：这本书的结构是“信中信”方式，读者看到您给家里晚辈写的30封信，信里引出更多更久远的家信，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？

敬一丹：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心里总有想象中的读者，比如我女儿、侄子侄女、外甥。他们都是80后、90后，我想给他们讲家信中的故事。一想到他们，我就有了更强的讲述愿望，这种感觉类似于播音主持专业的“对象感”。有了这种“对象感”，交流就更顺畅。从自家的孩子，到更多的80后、90后，他们是我期待的读者群体。

我还写信给我家的第四代小孩子。童年的他们距离长辈写信的年代太远了，我的讲述能不能实现一种接力呢？这样会让代际传递更容易吧？

我盼望他们长大后能读懂这些文字，能感受血脉的力量。

时间愈久
记录的价值愈被认识

记者：《那年那信》中写了您自己的感情经历吗？

敬一丹：没有。这本书里主要写了我父母的情感经历，其中收录的最早的一封信，是父母写于1950年的情书，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年轻人是怎样谈恋爱的。

记者：《那年那信》中《一个男孩的流水账》这篇文章读来特别感人，通过弟弟买菜、买年货这样的生活琐事来还原1968年至1972年的生活片段。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？

敬一丹：对于大多数的80后、90后、00后而言，“紧缺经济”“票证年代”可能是生词，这些词却承载了当时12岁的大弟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和点点滴滴的少年记忆。

《一个男孩的流水账》是我的大弟写于1968年至1972年的流水账。1968年，我的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先后离开了家。眼看着冬天就要来了，过了冬天春节也快到了，除了不安，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开始操心起买菜、买年货这样的生活琐事来。于是，1972年春节前，在当时的家信中，弟弟以记流水账的方式向爸爸妈妈汇报着：

“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家里的年货都买了，咱们哈尔滨，一个人买半斤鸡蛋，半斤大鱼，半斤小鱼，一户一只小鸡，半斤粉条，半斤花生，一个一个都是半。”

不同的人看这些流水账，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出不同的东西吧，譬如1968年至1972年的东北百姓民生；特殊年代“留守”少年的状态；春节市场供应情况。而我这个当姐姐的，在大弟的信中，还读出一种不安全感。钱、粮票、衣服、鸡、鱼、花生这些东西，今天有，明天就可能没了，所以那么在意。当年，那小男孩小心翼翼、仔仔细细的样子，让人心疼。

记者：在您已出版的八本书中，有两本都是以“信”为主要内容的。《声音》中所收录的是《焦点访谈》观众来信，《那年那信》中所收录的是家信，为什么看重“信”？

敬一丹：信，是有温度的文字，字里行间有着可感的气息。

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我们《焦点访谈》栏目每天都面对观众来信，那些手写的、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，表达着各种诉求。有的信落款“信任你的人”，这让我感受到难以承受之重。成千上万的信形成持续不断的声音，众声喧哗。作为电视人，我听到了，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，于是把观众来信选编成书，传播放大弱者声音，以这种方式聚焦当年热点，也为后人留下当年的民意记录。

我的家信，是我从小习惯了的交流方式，为了亲情，自然很珍视。

信，这种特殊文本，写时是为了交流、沟通、表达，同时，它具有记录的功能。时间愈久，记录的价值愈被认识。

记者：这本书有一个特别之处：在《那年那信》的封三，有一封你给读者的手写信。有点儿意外，有点儿好奇，为什么用这种方式？

敬一丹：这是出版方建议的，是个好主意！我动笔时才意识到，我也很久没有用笔用纸写信了。我们现在沟通多数用微信，我妈妈88岁了，她是个“微信控”，每天早上转发天气预报和新闻集锦。从妈妈每天的微信里，我可以知道很多事：家里来了什么客人，今天有谁过生日，今天有啥大事。

虽然每天都在用“微信”，但是，笔触到纸的感觉毕竟不一样。我面对信纸思绪万千，字斟句酌，像是面对一种仪式。

我会一直记得写信的那个夜晚。灯下，心静下来，选一张张纸，试一支支笔，郑重写下：亲爱的读者……

一张信纸，写不下那么多话，意犹未尽，这感觉挺好。